

余秋雨的亿万财富:

靠关系占的还是靠能耐赚的

今年余秋雨的新闻特别多,并且一个比一个生猛,余老师的“文化苦旅”,如今成了“口水之旅”。而这所有的话题,又都跟文化人原本最不愿摆上桌面的金钱沾上了边。10月26日,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了中国证监会的上市申请,而在徐家汇商城的股东名单中,余秋雨的大名赫然在目,另外还有41名自然人。近日,著名经济评论人叶檀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言辞犀利地质疑“为什么是余秋雨?”但随即,网上又有人反弹叶檀“炒作和酸溜溜”。

算账

当年投的两百万如今有望成1亿

作家余秋雨的股东身份目前已经得到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的证实,并且为第十大股东。不过,商城方面拒绝透露更多相关细节和内幕,包括当年如何与余秋雨合作等。其内部人士称,余秋雨持股多年,但一直没有看到过他来公司参加过会议。

徐家汇商城的招股说明书显示,余秋雨拥有徐家汇商城1.5%的股权,这1.5%的股权折算成具体股份估计为518.6445万股,按照募集资金估算的招股价,这部分股份的价值为6716.39万元。据

悉,余秋雨当年以每股2.9239元的价格购入82.5万股,出资额为241.22万元。此外,公司总经理金国良是持股最多的自然人,更有可能成为当今为数不多的身家过亿的国企总裁,而其在不到10年里投入成本仅约361万元,超过30倍的增幅让于近日挂牌上市的众多创业板公司股东望其项背。

数据显示,徐家汇2008年净利润约2.17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76亿元,2008年基本每股收益0.508元,若按30倍~35倍的发行市盈率区间下限计算,估算其发行价为15.24元。而按上月发行的三只中小板新股的平均发行市盈率48倍来计算的话,徐家汇每股股价有可能高达20元,这样算来,余秋雨在徐家汇商城的持股市值超过亿元。

质疑

这样搞涉嫌国有资产的流失

对于余秋雨的身家暴增,同为文人的著名经济评论人叶檀女士在接受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采访时发表了关于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会是余秋雨?”叶檀分析说:“第一、(因为)他是文化名人

吗?他能给徐家汇商城带来文化效应,但全国文化名人很多;仅仅因为余秋雨是上海的文化名人吗?这个问题仍然解答不了。第二、难道余秋雨是控股股东的亲戚吗?这次创业板上市,有一些公司的一些原始股权,在招股书上写明了低价给他,就是因为他是亲戚朋友。招股的时候,是不是余秋雨也是某某人的亲戚或者朋友呢?第三、他是不是需要(股权)激励的高管,余秋雨显然不是的。最后,当时徐家汇商城实在是太需要余秋雨这200多万元的现金了,求助于当时的余秋雨,可现在却要给他将近40倍的回报,这个当然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徐家汇商城地段好,如果要招股,不要说两百万,就是两千万也能够招来。”

“除余秋雨之外,还有40多个自然人股东。那么,这么一个比较好的国有资产,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制度找到它的原始股权的持有者的呢,是否又是公平合理的呢?作为市民,作为真正拥有徐家汇商城股权的当地的这些纳税人,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他们的意见有没有得到倾听?我们看到,这一切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所以我认为这个不仅是机制值得探讨,而且涉嫌国有资产的流失。”

说法

叶檀:我不认识余秋雨

叶檀质疑余秋雨是源于文人相轻还是双方有过节?近日,记者拨通了叶檀的手机,她称:“我不认识他(余秋雨)。对于他的质疑,我也已经说过了。我们应该听听其他真正股东的意见。”

证券分析师:不要盯着名人

长城证券成都营业部首席分析师胡杨就此发表了看法。他认为,通过股权投资暴富已有不少先例,之所以发出“为什么是余秋雨”的质疑,主要是余秋雨是名人,便猜测他是否有什么便利条件。胡杨表示,“不要盯着名人”,在同为创业板的华谊兄弟的75位自然人名单里,多数明星和华谊兄弟公司的员工只要工作满一定年限的也将以员工股形式获益,却没有“华谊一姐”周迅的名字,这表明她不参与风险投资,放弃了这一机会。其实任何一个普通人看准了投资机会,在资本市场上照样能成为富翁,只是名字不会这么容易让人记住。

“只要最初原始股的获得是合法合理的,余秋雨的这笔财产就没有猫腻,而且说明他很有投资眼光。”长城证券成都营业部分析师仇



余秋雨

文财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随着股本的不断扩张,股份不断稀释,每股收益仍然较高,说明公司成长性很好。他表示,“应该正确看待这一问题,这就是资本市场的魅力所在”。

余秋雨经纪人:无可奉告

近日,记者就此事联系余秋雨个人秘书金克林。记者刚开口提到股东一事,已经被各地媒体频繁“轰炸”的金克林立马表示“此事一概不知,无可奉告!”然后不再说什么。

(刘畅 江源)

记者调查:农村老人的“悲情黄昏”

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每9个人就有一个老人,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七成以上。记者在赣鄂皖部分乡村调研时,发现农村老年群体中的“空巢老人”、子女不孝的老人、困难家庭无保障、长年抱病在床的老人等晚景凄凉,有的老人甚至常年睡在“牛棚”里,靠砍柴、种菜维持生计。

老病不堪耕作苦

随着如今越来越多青壮年外出打工甚至移居城市,“留守老人”成了中国农村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这些老人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把儿孙抚养成人送出农村,自己却仍拖着高龄的身体在农村继续劳作,过着自食其力的暮年生活。然而随着年事渐高、身体渐弱,许多老人已不堪农活重负。

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是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260余处。村民董生发今年73岁,住在上百年的老宅子“培德堂”里。他只有两个女儿,都已嫁到外地,并在外打工。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伴两个人。

为了维持生计,董生发和老伴拖着高龄的身子种了两亩多粮食和一分多的菜地,每天有砍柴、养牛等杂活。“今年我已经不敢上山砍柴了,2月份在山上摔了一跤。”董生发说,“身体明显不如去年,一双脚经常会痛。”那天,他刚从卫生所打吊针回家,因为抢时间割稻累病了。记者问他今后生活怎么办,他说今后的生活自己不敢想,也不想。

和董生发差不多,乐安县沔塘村的聂婆婆也过着“空巢”生活。坐在幽暗的老屋里,聂婆婆神情凄凉。她告诉记者,她今年81岁,50多岁守寡,遭尽了罪把4个儿子拉

扯成人各自成家,如今就一人独守老屋,靠儿子给的口粮和自己种点菜勉强维持。她说自己眼昏耳聋,腿脚不灵,有时病了躺在床上想喝一口水都没有,去年生病在屋里没人知道,就一个人哭啊,想着老头儿,早点到那头去做伴。

在湖北罗田县三里畈镇六家坳村,年近60岁的肖作章患有中风、肺结核、冠心病等疾病,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家里4亩半田的重担全压在老伴李菊平身上。肖作章说,两个儿子不争气,已经5年没管家里。自己最担心的是老伴,“我很想把自己的眼睛卖掉,供老伴养老。”

罗田县九资河镇张家咀村地处大别山腹地。76岁的村民邓寿银在一间5平方米大的“牛棚”里住了6年。牛棚由土砖垒成,旁边紧挨着一个猪圈,臭气扑鼻。以前这是家里养牛的地方,现在成了她的住处。她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老伴已去世。两个儿子盖的两层新楼连成一体,与牛棚只有几步之遥,可她却无福享受。邓寿银靠砍柴、种菜维持生计,由于与儿媳关系不好,她一直住在牛棚里,即使过年也没有在一起吃团圆饭。村里72岁的王问初和老伴张水银也在一所废弃的村小借住了4年。二儿子把他们老房子拆后建了新房,儿媳就把他们赶了出来。

在安徽界首市田营镇,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村里一位80岁的老人前两年因为年纪大了,种不动地,在县城的儿子又不赡养老人,结果生活无着,活活饿死了。

养老防线被冲破

记者在赣鄂皖一些乡村采访时,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农村老年人面临着经济供养、医疗健康、生活照料、精神抚慰等诸多共性难

题,其中养老保障是重中之重。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养儿防老”“土地养老”功能的弱化,不少老人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老年生活难以维系。

湖北罗田县退休干部、原县科委主任蔡炳文今年78岁,曾多年在乡镇工作,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他称,近年来“养儿防老”受到了严重冲击,在很多农村地区,子女无力赡养、互相推诿、财产分配不均、家庭关系不和等导致老年人无人赡养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地方孝道文化备受冲击,老人想靠子女赡养“根本靠不住”。

众益伙伴老年文化发展中心是一家民间公益组织,近年在苏豫冀蒙等地农村就老年人生存现状进行过专题调研。该中心项目主管邢焕萍认为,目前我国的家庭赡养功能趋于弱化,“养儿防老”传统受到严重冲击,作为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一道重要防线已濒临崩溃。究其原因,非常复杂,包括每个劳动人口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经济与社会转型导致人口流动加快,传统大家庭被小家庭所取代,子女赡养老人的经济能力有限,传统孝道和伦理道德的淡化等。

作为农村养老另一条重要防线的“土地养老”也难以维系。安徽界首市田营镇一位村干部对记者说,现在好多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挣钱,留下老人和孩子,农忙时年轻人也很少回家,所以老年人里里外外种地种菜,特别忙,特别累,再加上有病不治,不少都累死了!

邢焕萍认为,土地养老是指农村老人依靠自身承包经营土地的种养收入进行自我养老,这仍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但这是以老年人身体健康尚存劳动能力为前提的,一旦健康状况不允许他们再下地劳作时,他们往往会因病

致贫、贫病交加,相当部分老人的处境十分糟糕。

此外,农村公共养老服务的薄弱和养老机构的缺乏也使得农村老人感到“老无所依”。董生发说,现在农村的敬老院养老院建得非常少,仅供五保老人养老,对于他们这些有子女的老人则因条件不符合,无法进入。

蔡炳文谈到,如今城市都在搞社区养老服务,有些小区建了“托老所”,提供一些送餐、娱乐服务,可是在农村就没有这些,但农村恰恰是空巢老人最多、最需要这种服务的地方。

不少基层干部和农民还感到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养老问题的投入不足、重视有限,以及农村养老保障网络的不到位。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董明旺今年69岁,他说现在社会伦理道德衰落,不只表现在农家子女不孝,村集体也存在不尊老敬老状况。流坑村6000多人,村子这么大,老人这么多,没有一个老年人组织,村部旧食堂一直空着,就是不给做老年活动场所。老人们只能集中在在农贸市场上坐坐玩玩,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

罗田县政府办主任潘恩全退休后回到老家三里畈镇鸟雀林村居住,他说,今年国家下大力气出台了新农保政策,但目前仅为部分地方试点,还未全面推开。因此村里年纪大的村民普遍反映,国家新农保政策好,看着是好,就怕享受不到。60岁的盼等心急,70岁的望尘莫及,80岁的遥遥无期……他担心地说,按照新农保到2020年全覆盖的10多年间,不知有多少老人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构筑保障网迫在眉睫

基层干部认为,随着农村老人

越来越多,“空巢化”严重,农村养老保障如不得尽快解决,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记者在赣鄂皖一些乡村采访时,发现不少农村老人因养老无着对生活比较悲观,甚至存有轻生念头。乐安县流坑村的杨法金今年77岁,她的老伴已经去世。杨法金没有收入来源,儿子对她不孝顺。她说:“没有吃的,我只有去讨饭了。如果连饭也讨不到,我只有自杀了。”

潘恩全2008年底和三里畈镇六家坳村65岁的老支书肖作勋一起,走访鸟雀林和六家坳这两个相邻一公里远的村庄,了解农村老人生活情况。他发现,农村老人自寻短见的悲剧常有发生。在鸟雀林、六家坳两个村,近年来就发生了7起老人自杀事件。潘恩全说,农村老人自杀问题并非此处独有,据平时了解,在其他地方也同样经常发生,甚至更为严重。

去年底,年近七旬的湖南农民付达信,在北京火车站“抢劫”后不跑不逃,等候警察来抓;他自称抢劫是“为了反映生活困难问题”及“入狱养老”,恳求法官重判自己,希望最好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曾庆敏认为,付达信事件是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农村老人权益无法保障,不排除还会有人铤而走险,通过犯罪来实现“牢有所医”“牢有所养”。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选择以这种极端方式爆发,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采访中,不少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构筑全方位养老保障网迫在眉睫。当前各地要充分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做好近期、中期规划,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多渠道多层次给农村老人以补助;如发放高龄津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同时,大力建设农村养老院,扩大院落的老人范围;每个村都要建立农村老年人协会,让他们有集中活动场所,排解寂寞,老有所乐。

(俞俭 周伟 杨玉华 王志)